

## 推薦序

俯瞰人間拍與被拍的奮起、蹣跚、熱烈與孤寂——關曉榮 | 報導攝影家  
封存於影像中的記憶回流——蕭嘉慶 | 攝影評論、攝影家  
古典紀實攝影的美好一仗——郭力昕 | 影像文化評論者  
《人間》回眸，還留幾許溫暖？——楊渡 | 詩人、作家  
人間的眼睛——李威儀 | 《攝影之聲》主編

## 自序 | 蔡明德

### 人間凝視

內湖垃圾山的拾荒者  
海上旅館  
人瘋神狂六合彩  
屠虎記  
選舉脫衣秀  
流浪的歌仔戲班子  
弱勢兒童  
花蓮玉里老榮民  
搶救小兒血癌的楊醫師  
囚閉兒周子飛  
被囚禁的精神病—買主生  
純樸的客家小鎮—新埔  
親愛村的故事

### 人間現場

建基煤礦—阿美族礦工的聚落  
蘭嶼反核廢料  
東浦挖墳事件  
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事件  
救援雛妓  
打破吳鳳神話  
大潭村鎘汙染事件  
讓我牽著你的手—蕭雲模與江美玉  
斷臂中昇起的聖樂—要讓命運低頭的蘇守千  
鹿港反杜邦運動  
新竹市水源里居民與李長榮化工廠的抗爭  
反五輕  
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 
台大學運  
林宅血案  
綠色小組  
立法院前死諫的張志雄  
老兵返鄉  
六張犁亂葬崗

推 薦	<p>§蔡明德專書收錄的攝影成果，大部分是「人間」時期的心血結晶。回首前塵，固然親切溫暖，卻也揉合著世事多變往事已遠的痛切，沒有理由掉進緬懷美好時光的陷阱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關曉榮   報導攝影家</p>
	<p>§蔡明德的攝影作品，平靜但深刻地提示觀者，你我那個不可再得的、消逝的年代的人事物，讓我們在複習過往的歷史事件當中，增添更多對台灣的理解，和對土地的情懷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蕭嘉慶   攝影評論、攝影家</p>
	<p>§在蔡明德的人道主義注視和見證下，幾乎全方位的實踐著紀實影像的古典精神。其中不少影像，已經成為台灣社會對那個年代某些歷史事件的集體圖像記憶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郭力昕   影像文化評論者</p>
	<p>§蔡明德的影像讓人深心觸動的，往往不是那些街頭衝突的瞬間，而是在事件的背後，呈現那些質樸的、溫煦的、純厚的、天真的、堅毅的，甚至是絕望的人的容顏。有時只是那回眸的一瞬，卻讓人心中生起憐憫、希望、愛和溫暖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楊渡   詩人、作家</p>
	<p>§三十年過去，如今蔡桑將歲月都換成了照片，這些照片也已成爲歷久不衰的社會寓言——貪酷如他鏡頭下的屠虎記，瘋狂如那座六合彩的明牌市集，扭曲如受資本體制支配的環境公害，壓迫如吳鳳神話，異化如災變礦場。這座島嶼的死生榮辱和哀樂悲傷仍舊繼續，人間無從迴避躲藏，報導紀錄是永遠沉重的擔子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李威儀   《攝影之聲》主編</p>

### 活動資訊：

攝影展資訊	10 / 24 - 11 / 19 雲林虎尾厝沙龍
	11 / 12 - 12 / 10 台中新手書店
	11 / 23 - 12 / 10 台北後門咖啡
座談	09 / 24, 18 : 00 台南海馬迴光畫館
	10 / 15, 15 : 30 獨字市集 ( 台北社企聚落 )
	11 / 11, 19 : 30 雲林虎尾厝沙龍
	11 / 12, 15 : 00 台中新手書店

## 內文搶先讀：

### | 自序

要出攝影集了，心情真是百感交集。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三十多年，從《人間》雜誌、《首都早報》、《自由時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，一直到《時報周刊》耳順之年退休，從沒辦過一次攝影個展，更別說是出攝影集了。究其原因，就是自己不夠積極，總是拿上班忙、家務繁瑣種種理由當藉口。解甲歸田後，我沒有理由再推託了，加上諸多好友不時催促，在花蓮老家，終於梳理出我第一本攝影集的影像，照片一幕幕重現，彷彿把我帶回到八〇年代，曾經傷痛、喜悅、成長、感恩的「人間現場」！

一九八二年七月，從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我，依著報紙廣告去應徵，萬萬沒想到和我面談的老闆，竟是國內外知名小說家陳映真，本已答應要到《自由日報》(今自由時報)上班的我，幾經決擇後，選擇了陳映真的漢陞傳播公司，擔任《立達杏苑》和《氫胺牧苑》兩本刊物的攝影，工作內容除拍攝人文性報導的封面故事外，經常還要南北奔波跑醫院、畜牧場、屠宰場，拍攝相關的公關照片。隔年年底，也忘了月日，大陳(辦公室都這麼稱呼陳映真)在一次編輯會議上突發奇想地說，我們來辦一本以人為焦點，結合文字和圖片來從事報告、紀錄、評論的雜誌，大家都沒有經驗，但我們可以一起打拚。人間雜誌就此進入籌備階段，我也展開了自己的紀實攝影生涯。

一九八三年，進行「在內湖垃圾山討生活的人們」拍攝，這是我在人間雜誌的「第一件差事」，新聞科班出身的菜鳥，面對這紀實攝影專題，壓力、憂慮難免，尤其面對人與人，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，我都沒有經驗。幾次進出垃圾山後，我發現很多拾荒者有意無意在閃躲我的鏡頭，一位來自雲林的拾荒婦人不悅地對我嗆道，這輩子已夠辛苦了，你要把我拍到下輩子也在撿垃圾嗎？一位男士甚至拿著棍子，怒目揮舞說，你有種拍我試試看！撿垃圾已經夠落衰了，還讓你拍。

別無他法，只有常常去，期望一回生，兩回熟。就這樣戰戰兢兢拍了一段時間。一天晚間，我帶著幻燈機，約了十來個拾荒者，在垃圾山下一間簡陋的租屋處，給他們做 slide show，希望能透過我拍攝的影像和他們進行溝通。當下，他們的工作身影，一張張接映在斑駁的灰白牆上，笑聲此起彼落，迴盪在這狹窄的斗室。自 slide show 後，他們對我的相機不再排斥，我的拍攝工作就順利多了，但是吃飯的時候，仍不准拍攝。我想，就像俗話說的「吃飯皇帝大」吧，也可能不願意留下坐在垃圾堆裡吃便當的難堪畫面。

垃圾山腳下的違建聚落，都是拾荒者用撿來的建材自搭自建，這裡無水無電，他們稱垃圾山為百貨公司，許多家具、日常用品，都是從中撿拾而來。一次拍攝他們晚上生活情形時，幾名點著蠟燭在酒敘的原住民，拿出幾個魚罐頭在我面前展示，說是垃圾山撿到的，日本進口的喔。他們說，雖然過期了，但口味還不錯，問我敢不敢吃？老實說當下還真是怕怕，但橫豎一想，你們都敢吃了我還怕甚麼，那晚就這樣和他們喝開了。

一九八七年，我走訪遭李長榮化工廠廢水、廢氣毒害的新竹市水源里。由於公權力不彰，憤怒的居民自力救濟，紮棚埋鍋造飯圍堵工廠，讓人感動的是，當時抗爭的主力都是阿公阿婆，他們不讓年輕人參加，因為在戒嚴時期，深怕年輕人遇麻煩。他們不要求賠償金，只要工廠停工遷廠。就這樣白天阿婆、晚上阿公輪班駐守，堅持四百五十天後，終於迫使李長榮停工遷廠，寫下台灣第一樁因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。

《人間現場》，收錄了我在八〇年代上山下海，行腳台灣，貼近土地，關懷弱勢的影像。三十年過去了，座落在基隆河畔的內湖垃圾山，數任市長始終無法移除，直到郝龍斌市長上任，認為「這是台北之恥，一定要清掉。」歷經七年開挖二〇一三年，終將垃圾山移除，改建成親水公園。讓我相當欽佩，勇敢圍堵工廠的阿公、阿婆，幾乎都已不在人世。但更讓人痛心的是，二〇一四年，高雄發生氣爆慘劇，造成三十二人罹難，罪魁禍首竟是早就惡名昭彰，第二代經營者說要做環保模範生的李長榮化工公司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紀錄了台北瑞芳煤礦的礦工生活。二〇一六年六月，我收到一封 e-mail：

蔡老師您好：我是一位礦工的兒子，敝姓蕭。

週日帶小孩在台中市立圖書館的偶然機會見到老師在第三期《人間》雜誌作品。（註：鄉土人間與台灣特展）

其中一幅作品有我父親從礦坑出來在礦車上的照片。家母及在九份理髮的伯母說礦車上的第一個人很像父親。由於，父親於去年年底往生，家母希望有父親當時的工作相片紀念，所以圖書館人員很熱心地幫我找到老師的 mail，希望老師能幫忙協助找到當時拍攝的其他照片，完成家母的願望。

朝隆感激不盡。

祝 老師 平安健康

看到這訊息，我很驚喜，迫不及待和他取得聯絡，到底他的爸爸是哪位礦工？

他說：「站在礦車上面的是他的父親，母親和他從未看過父親工作的身影。（註：出坑後，礦工都會在公共澡堂，洗去滿身汗水、煤泥，乾淨地返家。）母親說，父親當年四十五歲……那時（註：一九八四年六月），在短短半年內，連續發生三場礦坑災變，奪走兩百六十九名礦工的生命，父親的一些朋友也在礦災中，當時我們家人膽戰心驚，萬一生怕他的礦場……？會不會再也看不到他？之後，父親和許多同事都受塵肺症的職業病所苦，許多不到五十歲就過世了，父親活到七十五歲算是少數。父親直到過世前，才吐出長年累積在胸口的污穢物。」因礦工兒子突來的一封信，訴說著礦工的血汗生命，父子親情。也讓這張三十年前的照片有了不同的視角和意義。

藉著攝影集的出版，我要向病倒在北京的大陳（陳映真）致敬，他像智者般地帶領我們，他堅信，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故事，他鼓勵我們勇於走入民間，去書寫紀錄庶民的故事。一九八九年，《人間》雜誌因不堪虧損，大陳感傷宣布停刊，「你們把攝影的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，或許以後會有用處。」《人間》就此走進歷史，感謝大陳，因為他的提攜，才有《人間現場》。